



HAL
open science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André Malraux in China

Qian Wang

► **To cite this version:**

Qian Wang.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André Malraux in China. *East Journal of Translation*, 2010, 3 (5), pp.66-73. hal-00519879

HAL Id: hal-00519879

<https://hal.science/hal-00519879>

Submitted on 21 Sep 201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从马尔罗之中国到中国之马尔罗

——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王茜，刘和平

摘要：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诸多作品及个人经历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笔下的“革命中国”在西方中国形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马尔罗及其描写中国的作品在法国享有盛誉，然而在中国却未曾引起广泛关注。如此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本论文采用描述性翻译批评方法，从跨文化研究角度出发，借用译介学、翻译操控理论与接受美学理论，旨在通过对马尔罗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译介与接受情况的梳理与分析，探寻这一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家在译入语文化（中国）中形象的传递与树立，进而研究翻译活动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马尔罗 形象 翻译 文化

在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的文学世界中，中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西方的诱惑》、《征服者》以及《人的状况》¹三部小说都以中国为背景。尤其是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人的状况》，给作家带来极高的文学声誉，也让作家笔下的“革命中国”深入人心。在法国读者眼中，马尔罗这个名字是与“中国”紧密相联的。除大量涉及近代中国的文学作品外，马尔罗的政治生活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1965年他作为戴高乐的特使访华，为中法建交开路，其文学式自传《反回忆录》中有大段关于此次访问的描述，受到读者关注。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前还曾邀请马尔罗到白宫询问其关于中国的看法。可见马尔罗之于中国在西方的重要性。作为与中国有关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有极为重要的代表性。不仅如此，马尔罗作品具备独特的文学性与思想性，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上，马尔罗可谓名声显赫。

¹ 《人的状况》（*La Condition humaine*）有多个中文译名。本文除涉及具体书名外均统一使用“人的状况”指代该书。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热情有增无减。法国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在中国都得到了译介，并且拥有相当的地位。而马尔罗，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在创造了“中国革命神话”的作家，一个拥有传奇人生经历且部分与中国相联系的作家，一个逝后与伏尔泰、卢梭、雨果、大仲马等世界级大家同样葬入先贤祠的作家，本应在中国也获得一定的知名度。然而事实上，马尔罗在中国却鲜为人知，就连学术界的研究也很有限。本文旨在通过对马尔罗作品在中国译介情况的梳理与分析，从译介学与形象学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矛盾”现象进行解析。

1. 马尔罗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特点

马尔罗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如下表所示：

法文题目	法国出版时间	中文题目	译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i>Les Conquérants</i>	1927	中国大革命序曲	王凡西	上海金星书店	1938
<i>La Voie royale</i>	1930	王家大道	周克希	漓江出版社	1987
<i>La Condition humaine</i>	1933	人的命运	李忆民、 陈积盛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8
<i>Les Conquérants</i>	1927	征服者	郎维忠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i>La Condition humaine</i>	1933	人的状况：1927 风云	杨元良、 于耀南	漓江出版社	1990
<i>L'Espoir</i>	1937	希望	丁世中	重庆出版社	1992
<i>La Voie royale</i>	1930	王家大道	周克希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i>La Condition humaine</i>	1933	人的境遇	丁世中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
<i>Antimémoire</i>	1967	反回忆录	钱培鑫、 沈国华等	漓江出版社	2000

<i>Le Musée imaginaire</i>	1946	无墙的博物馆 – 艺术史	李瑞华、 袁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01
--------------------------------	------	-----------------	------------	---------------	------

表 1. 马尔罗作品翻译出版统计

另：其它相关出版物

书名	作者	译者	出版时间	出版社
马尔罗与中国	刘述先		1981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马尔罗研究	柳鸣九、罗新璋		1984	漓江出版社
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 中国文化			200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尔罗传	Jean-François Lyotard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蒲北溟	2000	东方出版社
马尔罗世纪传奇	Jean Lacouture 让·拉古图尔	田庆生	2004	花城出版社
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	秦海鹰 等		2008	上海人民出版社

表 2. 马尔罗相关作品出版统计

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主要作品都有出版，但出版量、发行量、印数及复译数量都有限。

从 1928 年到 2008 年，马尔罗最重要的作品在中国皆有译介，但书的发行量很少。在十本出版小说中有六本出版于 1997 年以前。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一般书店找到这些书。至于其它四本，仅《反回忆录》(2000) 与《无墙的艺术馆—艺术史》(2001) 出版于 21 世纪。也就是说，十年以来还没有一部马尔罗的中译小说出版。

周克希译《王家大道》是唯一被两次出版的译本。《人的状况》共有三个中译本，《征服者》有两个。相比起同时代的其它作品，这样的重译数量并不多。1985至1986年间，杜拉斯的《情人》就有6个译本；而《小王子》从2000年到2006年共有20多个译本。

除此之外，《世界文学》、《外国文学》与《当代外国文学》等期刊都是专用于出版翻译作品的平台。然而马尔罗的译作仅在这些期刊上出现过一次²。

其次，作品大多含在“丛书”中出版。

十本书中六本是收录在出版社推出的某“丛书”中出版的，如“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丛书是出版社向市场推出多种新作品的重要形式。出版社往往会根据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再出版某位作家的专著。马尔罗作品大多始终含在丛书之中。其它独立出版的作品都是影响力较小的出版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其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大。

第三，总体来说，译介情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我们可将译介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一部作品出现于1938年，与马尔罗当时的文学创作几乎同步。第二阶段，此后的五十年间，可以说马尔罗在中国完全处于被忽略遗忘的状态。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4年《马尔罗研究》出版之后，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达到了它的“高潮”，其中1987-1990年间出现了四个译本。第四阶段，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在2000年后，出版作品转到了小说以外的作品类型，如论文、散文、艺术史及传记，带来了对作家新的关注。

2. 译者笔下的马尔罗形象

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2004）认为，翻译、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纂文集和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而且“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并且是对文学

² 宁虹译《西方的诱惑》，载于《世界文学》2002年第5期。

的一种操控，从而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谢天振，2007：191)而操控还受其它因素影响，是赞助人、译入语境中的文化观念、权力话语以及译者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一部作品的接受是不同改写形式在社会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范畴内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这诸多改写形式的执行者，即“改写者”，都对作品的接受起着操控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形象取决于这一系列的改写操控过程。译者作为改写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译者”并不仅仅限于将作品从译出语转换成译入语的人，更应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译者、编纂者、编译者等都属于本小节研究的对象。翻译也绝不是个人行为。在市场背景下，赞助人、预定读者、出版形式、翻译及出版计划等都是研究翻译行为不可忽略的因素。从译者的角度对马尔罗形象的研究，一方面着眼于分析译者在译入语文化中树立出了一个怎样的马尔罗形象；另一方面结合译入语多元系统各要素探寻译者的翻译动机与意识形态，即贝尔曼 (Antoine Berman：1995)所说的“译者视角”。

2.1. 建国前

1938年王凡西翻译的《中国大革命序曲》(即《征服者》)是第一部，也是建国前唯一一部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尔罗作品。

1937年11月-1941年12月，上海的知识分子、作家等以租界为阵地展开抗日活动，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文学作品以及翻译文学作品，称为“孤岛文学”。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有近百种外国文学作品在上海翻译出版。《中国大革命序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译者对原题目所进行的改写多少可以揭示出作者的意图：需要强调小说的主题是1925年发生的中国大革命。

2.2.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主张严格区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文学。“所有文学作

品都应遵循阶级原则”，“文学为政治服务”。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活动都处于严格的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之下。1956年，在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进入中国。但由于马尔罗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国革命具有一定的文学虚构，有故意歪曲和误读中国革命之嫌，因此使得他的作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被中国译界关注。

马尔罗的名字第一次在新中国文化界露面是在1962年4月的《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上刊登的《马尔罗的艺术史哲学》。在编者注中，马尔罗被定性为反面阶级的代言人，是“政客”“资产阶级著名学者”，“马尔罗的人生观是颓废的悲观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马尔罗的文艺思想在法国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家行列里，有特殊的代表性”³。随着马尔罗政治上的活跃，六十年代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也出现了关于《征服者》的评论，在这里马尔罗被说成是“侈谈革命，并以此伪装进步”，实际上是“主张反革命”，“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的真象”。他描写中国，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西方读者的兴趣，“从而捞到了在法国文化界‘发迹’的资本”⁴。

1965年时任文化部长的马尔罗作为戴高乐的特使访华，为中法建交开辟道路。但仅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致此后十年间也未曾有与马尔罗相关的出版物面世。

2.3. 改革开放后至九十年代中期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种局面得以改善。到1981年，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文选集《马尔罗与中国》打破了多年的沉寂。编者刘述先选择了马尔罗与中国有关的作品节选以及评述。然而此书一直未在中国大陆出版。直到1985年，端木正在《法

³ 牟来著，裘士莪译，《马尔罗的艺术史哲学》（摘译自《二十世纪的文学与基督教》），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2年第4期，第22-28页。

⁴ 《光明日报》1962年9月3-4日；参见杨志棠，《怎样理解〈人的状况〉》，载于《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第111-116页。

国研究》发表介绍性文章《读刘述先著〈马尔劳与中国〉》，才对该书作了简要介绍。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关于马尔罗的声音是柳鸣九和杨志棠等几位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马尔罗研究的文章。1984年漓江出版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柳鸣九、罗新璋主编的《马尔罗研究》，这本500多页的研究资料集是“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中的一部。它从各个方面对马尔罗进行了引介。选编者柳鸣九（1984：1）认为：

马尔罗是当代法兰西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名字，同时也是当代法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名字。……它在上两个领域里的重要性构成了马尔罗的历史地位。这种重要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又更多一层意义，因为，长期以来，马尔罗被认为是中国1927年革命的参加者，他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两部是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而在中法建交后，他1965年以戴高乐将军的特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会见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我国领导人，此后，他又在促使中美建交的过程中，起过良好的作用。

由于以上双重的原因，研究马尔罗的这一课题，早就该提上我们的日程了。

他指出，马尔罗是左翼作家、社会活动家、反法西斯斗士与英雄。虽然他的小说有不真实的缺陷，没有写出真正的中国革命者，但他同情、赞助、支持中国革命的立场与态度值得肯定。很显然，柳鸣九在这里已经操控出一个正面的马尔罗形象，并且为马尔罗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充分的说明与解释，以便中国读者接受。这些观点无疑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此后的“马尔罗”译者对“马尔罗”的“改写”，为后来马尔罗作品引介到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马尔罗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杨元良、于耀南译《人的状况》、郎维忠译《征服者》的节选。同样是柳鸣九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包括两部马尔罗小说：《王家大道》（1987）与《人的状况》（1990），柳鸣九还分别为这两部小说写了序言。可以说，以后几部马尔罗中译作品的出版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相互联系。这些译者的视角也就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

对于译者视角的研究，出版物中的译者序言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从这几部译著的序言和

出版说明的语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要观点与柳鸣九的观点一致。一方面，他们认为：

在马尔罗的文学创作中……人生哲理、文学创作、精神气魄、业绩功勋浑然一体，不说文学史上能达到这样高度的作家寥寥无几，就是人间英杰能如此开拓的，亦为数不多……马尔罗的作品发人深思、令人感奋的所在就在于此，马尔罗的意义、马尔罗的杰出也在于此。（周克希，1987：16）

另一方面，尽管书中对中国历史的描写存在不实之处，但却写出了历史的本质。“它既是写中国革命，又不是写中国革命。……我们不能把马尔罗经历中的所有这些“中国成分”看得过于重要”（杨元良、于耀南，1988：9）。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优秀的作家、思想家、杰出人物的马尔罗。

2.4.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沉寂十年之后，1997年起我们又看到马尔罗作品的出版。该时期的文化政策更加宽松。

周克希译的《王家大道》再次出版。丁世中重译了《人的境遇》，在前言中，丁世中（1998：

3）指出：

与其说《人的境遇》是一部政治小说，毋宁把它看做一本哲理小说。有了这种基本理解，就不难明了书中的偏颇、失实以至某些扭曲之处，而不必过分拘泥于细节。另一方面，马尔罗无疑对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工人和劳动人民怀着同情心，后来他在文化部长任上曾积极推动中法关系和文化交流就是一个旁证。

较之过去的评论，译者没再谈及作者的阶级立场，同时避免将小说与政治相联系，更多强调的是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意义。此外，原有的伟人、反法西斯战士、政治家形象得到了减弱。

我们还注意到，近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的马尔罗及其相关作品并不仅限于小说，而扩大到了其它形式：传记、艺术等。这样的现象客观上也让马尔罗的形象跳出“描写了中国革命的西方作家”的局限。在马尔罗诞辰百年之际出版的中译本《反回忆录》里，译者钱培鑫（2000：10）在十页的序言中简要介绍了马尔罗的一生及作品。指出马尔罗首先是一个大作家。他的伟大在于“才华出众、著作等身”，更在于其“非凡的人格、传奇的经历和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在这里，译者强调的是马尔罗在法国的重要地位以及杰出的人格。

回顾动荡的 20 世纪，中国对马尔罗的译介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随着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巨大改变，译者的视角也处于变化之中，这些视角是与各时期文学多元系统不同的标准是紧密相连的。总的来说，不论在哪个时期，马尔罗所描写的革命中国始终是译者选择或排斥这个作家的重要原因。译者选择一个文本进行译介，出发点必然是译者认定文本对译入语文化具有某种价值，希望将这种价值带入到译入语文化之中。马尔罗这样一个作家在中国译者眼中的价值，首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以及他本人与中国之间的联系。

3. 读者眼中的马尔罗形象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一部作品价值的最终实现是由作品的接受者来完成的。探讨一部作品的美学价值应从两个层面上讨论：作品产生的效应与作品的接受。前者是由作品本身所决定的，后者就是由读者来完成。

首先应该清楚谁是读者。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接将读者简单定义为阅读作品的人。由于涉及到翻译，文本的传递过程是：作家-译者-读者。译者不仅仅是文本的读者，还是将文本重新表达、传递给译出语读者的人。译者是一个特殊的读者，他阅读文本的目的不是满足个人的阅读需求，而是要改写、传递文本。在这里我们可借用勒菲弗尔的“改写者”的概念对译者这一环节进行定义。因为对文本进行改写的人不仅仅是译者，还涉及赞助人、编辑等其它对文本进行过这样那样改写的人。经过“改写”后的译本的最终指向者是读者。也就是说，译者这个特殊的读者不属于本小节分析的范围。读者是指文本的最终接收者，是文本传递链条的最后一环。

读者分为普通读者与研究读者。普通读者阅读作品的目的往往是个人的，为满足个人文学享受上的要求。研究读者指评论者、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等。他们阅读的目的在于工作、研究与学习。他们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有明确的阅读目标。此外，评论者与研究人员通常会将自己的成果出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

3.1. 普通读者

尽管马尔罗作品已经越来越多地翻译成中文,对一般中国读者而言,他仍是一位陌生的作家。马尔罗作品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出版也从市场的角度反映出读者对他的忽略。车槿山(2008:119)在分析《人的状况》时也指出,仅仅在该小说发表一年后,戴望舒就发现了他的重要性,意识到它的关键问题。然而,翻译成汉语的《人的状况》没取得什么成绩,作者从未被广大读者了解。

可以说,马尔罗并没有被广大中国读者所接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大部分从未听说过马尔罗这个名字。即使知道,读过其作品的人也不多。这和上一部分提到的极少的发行量有直接关系。

对于马尔罗不被中国读者接受的原因,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台湾学者陈恒杰在《革命者与业余小说家: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一文中从作品本身的角度解释了马尔罗为何没在台湾引起关注的原因,这其实也是马尔罗没在中国大陆引起关注的原因:首先是词句和情感的错综复杂,作品很难被翻译成中文;其次作家关于人类命运,尤其是死亡的思考,过于脱离中国的思想;最后马尔罗的视角、反应、感受的方式都是西方的模式,不易为中国读者所了解。(蔡淑玲,2008:172)余斌(2001)在《安德烈·马尔罗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主要从接受语境的角度对马尔罗在中国遭到冷遇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指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八十年代马尔罗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时,经历了长期政治话语控制的中国读者对于历史、革命等题材的作品已经失去了兴趣,而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世界。尽管马尔罗的作品实质上反映出作者对人生的哲学思想,然而这种以历史事件为体裁的“雄浑的文学”并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余斌,2001:185-186)

3.2. 研究读者

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共收录 42 篇与马尔罗有关的论文。我们按时间与文

章内容对它们进行分类，如下图所示：

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2000-2007	总计
总体介绍	0	0	2	0	2	4
作品评论	0	0	3	4	5	12
研究	3	0	2	12	9	26
	3	0	7	16	16	42

表 3. 期刊发表与马尔罗相关论文统计

研究界对马尔罗不多的关注主要来自法国文学研究者与比较文学研究者。文章出现最多的期刊分别为：《法国研究》（13 篇）、《外国文学研究》（5 篇）、《当代外国文学》（4 篇）。和作品的译介情况一样，论文的发表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虽然总体来说研究不多，我们仍能看到近年来，研究有增加的趋势。2005 年有一篇博士论文发表。2006 年一篇硕士论文中有专门论述马尔罗的章节。2005 年“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按照上表的分类，我们来对这些为数不多的专业读者反馈进行分析。

四篇总体介绍类的文章不具有研究深度，我们在这里略过不谈。作品评论指专针对某一部作品的文学评论。其中，《人的状况》是谈得最多的小说，共有 6 篇评论。马尔罗其它在中国出版的小说均有一至两篇评论。这些评论中除一篇专谈《王家大道》中的叙述体之外，其它都着重分析小说的背景与思想。这些评论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三篇，包括柳鸣九作《超越于死亡之上——评马尔罗〈王家大道〉》与《中国革命与马尔罗哲理——对〈人的状况〉基本内容的若干说明》。柳鸣九的这两篇评论作为编者序分别被收录在了上节中提到的两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的小说中。上一小节中我们对柳鸣九的主要观点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另一篇是杨志棠作《怎样理解〈人的状况〉？》（1982），这也是期刊上最早发表的对

马尔罗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发表六年后小说的中译本才与中国读者见面。杨志棠

(1982: 111) 首先否定了先前存在的对马尔罗的两种观点：

六十年代初，中法建交以前，当时担任法国部长的马尔罗曾被作为“戴高乐智囊团的头面人物”而遭到攻击……可是近年来，小说家的地位忽然得到“改善”，《人的状况》被说成是“一幅形象描绘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反映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壮丽画卷”，小说里“跳动着马尔罗对中国革命的一颗火热的心”。……《人的状况》的主题就是“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镇压中国革命的血腥罪行，描绘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英勇斗争，讴歌他们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杨志棠(1982: 111) 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偏激。对马尔罗的攻击是政治偏见的主观观点，而将《人类状况》视作对中国革命的“讴歌”，这也难以让中国读者在情感去接受。

作者承认人类小说是一本描写了中国革命真实事件的政治色彩很浓的小说，必然会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需要将小说混同于纪实报告，需要以另一种观点去读。

可见，在评论马尔罗的文学作品时，“中国”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研究方面，我们可把与马尔罗有关的学术研究按领域分为以下大类：文学(8篇论文)、艺术(9)、中国形象(7)、其它(2)，共计26篇论文。文学类指专门回答文学方面问题的论文，文学批评、对作品的理解等。多数论文是在研究某个文学流派时提及马尔罗，并无专门论文。在本文中，艺术类研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罗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成为一个研究重点。马尔罗如何看待中国、描写中国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角度涉及比较文学、形象学，马尔罗越来越多地被纳入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事实上，从刘述先的《马尔罗与中国》开始，“中国”已成为在中国谈到马尔罗时不可不谈的关键词。随着跨文化研究的发展，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形式多样：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研究论文集、研究专著等等。如《法国作家与中国》(钱林森，2001)、《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钱林森，2004)、《龙的幻象》(周宁，2004)等跨文化研究专著都有专门论述马尔罗的章节。尤其是2005年的“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对马尔罗的研究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总体来说，中国读者对马尔罗采取了忽略的态度。缺乏历史根据的中国形象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始终是一种障碍或顾虑，西方传统话语中关于中国的陈词滥调让读者无法仅仅将作品看作是纯文学或哲学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就趋向于澄清这些变形的形象与歪曲的事实，号召读者将注意力转移到作品本身的文学与哲学价值上来，而不是一味否定这个失真的形象。另一方面，今天的马尔罗的研究者很多把马尔罗作为研究异域中国形象的典型例证来分析，成为马尔罗研究的新领域。

综上所述，在马尔罗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符号化意象的中国。正如法国学者莫尔威斯凯(Morzewski, 2001: 203)所分析的，尽管小说中地理与人物的中国参照都极其贫乏、缺乏事实根据，小说中的异国情调与旧式话语却成功地构建出一个符合西方想象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让法国读者熟悉而易于接受的同时，中国读者却坚持根据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探寻描写的真实性。马尔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及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没能让马尔罗在中国占据有影响力的地位。

结合操控理论与接受美学理论，我们认为，外国作品的翻译与接受不仅取决于内部文本，同时与外部结构是密不可分的。“可接受的翻译是将外国作品传递并使之渗入到接受多元系统中的。”(Berman, 1995: 58) 我们的翻译学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尔罗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过程是文本内容、翻译的操控、读者期待、译入语文化历史背景、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一个翻译文本则是在多元系统各要素的影响下一系列选择的结果，这些选择影响并决定了译者对文本的操控以及译本在接受。

参考文献：

- [1] 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 John Donne*[M]. Paris : Gallimard, 1995.
- [2] Lefevere, André.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3] Malraux. André. 王家大道[M].周克希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7.

- [4] Malraux, André. 人的状况：1927 风云[M]., 杨元良、于耀南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8.
- [5] Malraux, André. 人的境遇[M]. 丁世中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
- [6] Malraux, André. 反回忆录[M]. 钱培鑫、沈国华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0.
- [7] Moeller, C. 马尔罗的艺术史哲学[J]. 裘士莪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62 (4) : 22-28.
- [8] Morzewski, C. Chinoiserie et sinité dans La Condition humaine de Malraux[A], In Morzewski & Qian (eds.). *Les Ecrivains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et la Chine*[C]. Artois :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kin, 2001 : 193-208.
- [9] 蔡淑玲. 现代神话的缔造：安德烈·马尔罗与莫里斯·布朗肖[A]. 秦海鹰等. 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2-185.
- [10] 车槿山. “彼亦-是非”，“此亦-是非”—读马尔罗的小说<人的状况>[A]. 秦海鹰等. 马尔罗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8-124.
- [11] 柳鸣九、罗新璋. 马尔罗研究[C]. 桂林：漓江出版社, 1984.
- [12] 谢天振. 译介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13] 杨志棠. 怎样理解《人的状况》[J]. 外国文学研究, 1982, (4): 111-116.
- [14] 余斌. Le destin d'André Malraux en Chine [A], In Morzewski & Qian (eds.). *Les Ecrivains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et la Chine*[C]. Artois : Artois Presses Université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kin, 2001 : 185-191.